



# 让边缘众生永远守候？

菩提子 《南洋网 2003/04/22》

我有话说

读祝观微的文章《他没向宗教求助？》后，让我联想起一位病逝两年多的佛友。

很多年前，我在佛教会认识佛友，那时我正处于学佛的狂热期，常与佛友奔赶无数场大大小小的弘法讲座与法会，我们也参加过佛七与静七，佛友并参加过无数次的短期出家，且茹素多年。

有时与佛友聊天，佛友神情忧郁沮丧，仿有烦恼锁上心头，而我总以高姿态劝他放下与不要执著，来轻易打发他的问题，致使佛友常常欲言又止。

后来，佛友返回家乡谋生，两年前知道佛友患肝癌病重的消息，我赶至佛友家里，第二天佛友就病逝，过后我与佛友某挚友详谈下，才知道佛友是位同性恋者，长期以来身心承受重大的压力，加上感情路上常受挫折，以致常借酒消愁，最后导致肝硬化而转成肝癌。

当我了解佛友生前所经历的痛苦后，内心很难过，遗憾以前没有放下身段，好好聆听佛友痛苦的感情挣扎。

或许有人认为祝观微所言，同性恋者的佛教徒多会远离宗教是种主观的讲法，但我倒认为这是个值得探讨与思索的问题，我想起西方禅修大师杰克康菲所写的《心灵幽径》中，他提及某位跟随禅修师父修学禅修十多年的同性恋学生，某次在师父的弘法会上，听见师父严厉的谴责同性恋者是“魔鬼”与“不正常”外，他几乎完全丧失修学佛法的信心，后几经辛苦，他才克服心理障碍，继续他的禅修。

同性恋在西方佛教早已不是什么课题，并有众多的同性恋禅修中心，然在东方的佛教圈子，同性恋依旧是不被触及的课题。（还有许多所谓的“敏感”或“禁忌”的课题总习惯被扫在地毡下）。

我曾听过某出家人言：同性恋者情欲太复杂不应出家，难道异性恋者就不需面对情欲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同性恋者心理之所以较复杂，那是来自主流社会与体制（包括宗教）所施予

的压力。

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，这句感人伟大的口号，落实在现实世界备受考难，众生不仅无边，其生理与心理所面对的问题更加是天边无尽。

我无意要求宗教导师皆是完人，能掌握社会学、心理学与心灵学，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现代信徒，要具备一定弹性的应对力，而整个传统宗教，也亦具备衔接异差与回应多元的空间。

否则，佛教的慈悲大门只是接引“正常”与“有福报”的信众，那些边缘众生（同性恋，双性恋，中性人，性工作者，流浪汉等），大概只能在大雄宝殿门外沉沦，苦苦守候所谓的“因缘成熟”吧了！